

当前位置: [网站首页](#) > [学术争鸣](#)

《元剧俗语方言例释》释词质疑

李之亮

《元剧俗语方言例释》是朱居易先生编著的一部近代语词训诂著作，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朱先生在前言中提到：“由于(元剧)于时代相去了好几百年，当时大众耳熟能详的口语，到今日已经有很多不容易理解。”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。朱先生又讲到解放前徐嘉瑞曾编有《金元戏曲方言考》一书，“产生了若干的错误。如‘绿豆皮’本系请退的谐音隐语，徐书却解成了年青；‘梦撒撩丁’本系身无分文，徐书却解成了梦醒空虚；‘鳖’本系生气发怒，徐书却解成了无耻。……”我以为，这些诠释的失误，归结起来，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是诠释者忽略了元代的文化中心是大都，其作者几乎无一例外是黄河以北人(据《元曲家考略》)，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北方方言土语。由于诠释者没有深入地调查现今仍活在北方广大地区的方言土语，势必会造成一些主观上的臆断。二是对北方方言的读音比较陌生，对通假、音转的界限又不甚了了，故而主观断定某些字在北方当读作某音，当作某字之借，这也会造成诠释义与本义不符。三是没有把土语真正当作土语来体会其中某些微妙的内涵，仍沿着经传训诂的旧路，这样即使某些词语解释并无大错，但诠释显得苍白干瘪，缺乏生动性。朱先生对徐嘉瑞的批评并不过分，然而朱先生进入了与徐嘉瑞同样的误区。翻阅《元剧俗语方言例释》，仍感到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诠释，由于篇幅有限，本文拟以举例的形式臚列数条，抒以己见，兼与同好商榷。

七事儿 犹言七处、七份。(例一)元本《周公摄政》剧四折《折桂令》曲：“把这两个七事儿分开，送交普天之下号令明白。”(例二)《青衫泪》剧一折《赚煞》曲：“若信著俺当家老奶奶，把惜花心七事儿分开。”(例三)《还牢末》剧四折《二煞》曲：“毕竟是行短的天教败，少不得将你心肝百叶做七事家分开。”(例四)《赵礼让肥》剧三折《凭栏人》曲：“由你将我身躯七事子开，由你将我心肝一件件摘。”

按：“七事儿”解作“七处”、“七份”过于拘泥且不准确。今北方方言中用数字言人体器官的词汇尚不在少数，如“五脏六腑”、“四肢八件”等，泛言人体主要脏器肢体。七事儿亦指人体中如心、肝、肺、肾等脏器。“七事儿分开”，即言碎尸万段或五内摧伤，十分形象。

八阳经 胡闹。(引自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)(例一)元本《风月紫云庭》剧一折《混江龙》曲：“我唱的是《三国志》，先饶《十大曲》；俺娘便《五代史》，续添《八阳经》。”(例二)《对玉梳记》二折《滚绣球》曲：“因甚的闹炒炒做不得个存活!每日间《八阳经》便少呵也有三千卷，《五代史》至轻呵也有二百合。”(例三)《玩江亭》剧二折《尾曲》：“好一会，弱一会。连麻头，续麻尾。空著我念《八阳经》，啣到有一车气。”

按：“八阳经”解作“胡闹”，不唯语义未符，且词性亦弄错了。《八阳经》与《十大曲》相对成文，显然应当是名词。此语《词源》有甚好的解释，兹录如下：“《八阳经》，全称《八阳神咒经》。元曲中常作为讽刺别人说话噜嗦的隐语。”又举《乐府新声》无名氏小令《满庭芳》：“《五代史》般聒聒炒炒，《八阳经》般絮絮叨叨。”

三衙 三回。(例一)《赵礼让肥》剧一折《点绛唇》曲：“忧愁杀一日三衙，几度添白发。”(例二)乔梦符《新水令》丽情套：“伫头凭栏，一日三衙。”

 收藏文章

 阅读量[545]



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

-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“通奸”罪吗？
-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？
- 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？
-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
-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…
- 文学如何向现实“说话”
-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
-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
-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
- 暧昧的“民间”：“断裂问卷”与90…

网友评论

[更多评论](#)

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“中国文学网”会员，请 [登录](#) 后发表评论；或者您现在 [注册](#) 成为新会员？

诸位网友，敬请谨慎网上言行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。

验证码:

按：“三衙”解作“三回”，语义甚晦，不知所云。又其下“三衙家”条，则解为“慢腾腾、懒洋洋”。注明“引自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”，并举《贬夜郎》、《病刘千》、《米生债》及刘庭信《夜行船》套曲四例。细察文意，“三衙家”确有稽迟懒缓之义，却不知“家”字只是一个并无实义的词缀，此种形式今仍广泛存在，如“把鼓敲得震天价响”的“价”字，即属此类。因此“三衙”与“三衙家”实为一词，却诠释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意义，实属不该。“三衙”即“三捱”，“三”为概数词，泛言其多，捱为稽缓，即“慢腾腾”义。“衙”、“捱”，《中原音韵》均为家麻阳韵，音同通假。

上花台 吃花酒，摆抬盘。（例一）《百花亭》剧一折《醉扶归》曲：“我也曾向烟月所，上花台做子弟。”（例二）《冤家债主》剧一折《油葫芦》曲：“引著些个泼男泼女相扶策，你！你！你！则待每日上花台。”（例三）《玉壶春》剧二折琴童白：“你不思进取功名，只要上花台做子弟，有甚好处！”（例四）《还牢末》剧二折史进白：“哥哥，你当初上花台，做子弟，怎生受用快活，你说一遍，我试听咱！”

按：宋元以来，称娼妓为“花娘”，上花台，隐指嫖妓，意义十分单纯明了。而释为“吃花酒，摆抬盘”，反倒令人感到不知所云。大凡语词训诂，力求释义直截了当。若在训诂中尚采取回旋藏拙的方法，便不可能达到释词的目的。

不道的(不到的) 怎肯，难道。道一作到，意同。（例一）《抱妆盒》剧二折刘皇后白：“说的是，万事罢论；说的不是，我不道的饶了你哩！”（例二）《后庭花》剧二折王庆白：“你若实说呵！万事罢论；你若不说呵！我不道的饶了你哩！”（例三）《合汗衫》剧三折 儿白：“不看你娘面上，我不道的饶了你哩！”（例四）《谢金吾》剧三折尾曲：“到来日一星星奏与君王，不到的轻轻的索放了你！”

按：“不道的”释为“怎肯，难道”，成了反问用语，不切。此词很明显是语气强硬的感叹用语，即“断不会”、“定然不肯”之义。试将此义还原例句，如（例一）言“说的不对，我断断不会饶了你！”（例四）言“明日将你的过恶奏明君王，定然不肯轻饶了你！”而解为“怎肯”、“难道”，则语气变缓，不能真正表达出说话人深深的气愤。

中人 妓女。中人系门户中人或个中之人的简称。（例一）《扬州梦》剧三折白文礼白：“相公不问，小人亦不敢说，此女原是个中之人。”（例二）《还牢末》剧一折正末白：“二嫂萧娥，他原是个中人，我替他礼案上除了名字，弃贱从良。”（例三）《盆儿鬼》剧一折搽旦白：“我撇枝秀元不是良家，是个中人。”（例四）《勘金环》剧楔子李仲义白：“我哥哥是李仲仁，嫂嫂孙氏，浑家王腊梅，他是门户中人。”

按：此条立目有误，“中人”不能单成一词，单独列出亦无法释义，因此所释“妓女”义也不能成立。由于作者误将“个中人”拆裂，故下面所举四例也较为杂乱，（例一）至（例三）的完整词形均是“个中人”、“个中之人”，谈不上“简称”；（例四）的完整词形是“门户中人”，也不可把“中人”单独拆开而释为“妓女”。试想，若如此处理，此句必释为“浑家王腊梅，他是门户妓女”，造成了不必要的叠床架屋。实则“门户中人”就是妓女，无须说明或修饰。

五眼鸡 本系一种好斗的雄鸡，引申为讨厌的东西。五系乌的借音字。（例一）《神奴儿》剧一折《赚煞尾曲》：“则你那状本儿如瓶注水，俺亲兄弟看成做了五眼鸡。”（例二）《红楼梦》七十五回：“探春冷笑道：‘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，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，恨不得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。’”

按：乌眼鸡并非是鸡的一个品种。雄鸡好斗，每斗时眼眶发黑，故称“乌眼鸡”。作者将此文引申为“讨厌的东西”，则完全偏离了原义。其真正的引申义为“仇敌”。试看（例一）所言，在强调亲兄弟之间反目成仇；（例二）更为生动传神，“恨不得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”的仇视心态，正可做为“乌眼鸡”的绝妙注脚，其间哪里有“讨厌”之意呢？

勾中 机彀之中。勾系彀的借用，亦通钩。（例一）元本《赵氏孤儿》剧二折《一枝花》曲：“怎

么不交我忿填胸；乞紧君王在小儿勾中。”〔例二〕《望江亭》剧二折白士中白：“则怕反落他勾中，夫人，还是不去的是。”〔例三〕《争报恩》剧二折正旦白：“他两个数次寻我的不是，则怕久后落在他勾中。”〔例四〕《马陵道》剧一折《油葫芦》曲：“我将你捉在马前，你今日落在勾中。”

按：“勾中”释为“机彀之中”，大致不错，然并未指出彀的具体意义及此词的来源，故仍显含混。彀为古人装箭的袋子，用以比做圈套。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一：“文皇帝(唐太宗)修文偃武，天赞神授，尝私幸端门，见新进士缀行而出，喜曰：‘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！’”

白邓邓 白瞪瞪。邓系瞪的借音。〔例一〕《玉镜台》剧四折《水仙子》曲：“这一个眼灌的白邓邓，那一个脸抹得黑突突。”〔例二〕《灰栏记》剧一折《后庭花》曲：“为甚的黄甘甘改了面上，白邓邓丢了眼光。”

按：将“邓邓”释为“瞪瞪”，并说“邓”是“瞪”的同音借字，实属不必，且不切。此处的“邓邓”是语助而已，并无实际意义，更无动词“瞪”的意义。这种俗语词缀不仅在元人笔下随处可见，即在今日，广大北方地区仍所在多有。比如“黄澄澄的谷穗”，实际上表示的就是“黄黄的谷穗”之义，并不是说黄色的谷穗已经用水澄清；再比如“黑呼呼的面庞”，并不是说黑色的脸上经过大风吹扬。此义在上面所举的两例中也十分明显：例一“白邓邓”与“黑突突”相对成文，若将“邓邓”解为“瞪瞪”，那么“突突”又作何解释呢？例二“白邓邓”与“黄甘甘”相对成文，而“甘甘”绝不可能训释出实际意义。实际上，“突突”、“邓邓”、“甘甘”均属词后缀，只在一定意义上加强前面形容词的词义罢了。

怕不待 难道不，岂不。〔例一〕《秋胡戏妻》剧二折《滚绣球》曲：“怕不待要请太医看脉息，着甚么做药钱调治！”〔例二〕《鲁斋郎》剧三折《红绣鞋》曲：“怕不待打迭起千忧百虑，怎支吾这短叹长呈。”〔例三〕《西厢记》剧四本三折《朝天子》曲：“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，恨塞满怨肠胃。”〔例四〕《两世姻缘》剧二折《金菊香》曲：“怕不待几番落笔强施呈，争奈一段伤心画不成。”

按：“怕不待”释为“难道不，岂不”，与原意完全偏离。此词属北方常用的揣度之词，或作“莫不得”，表示“恐怕要”、“免不得要”等义。以此义还原上述四例，不待缕述，义皆畅然，而若以“难道不”、“岂不”为释，例句的本来意义便显得棱角突兀，破坏了语境合谐。以《红绣鞋》曲为例，“难道不打迭起千忧百虑？怎支吾这短叹长呈？”前后分句失去了必然的过渡，且上下语气矛盾，令人不知所思。其他三例也是如此，为省笔墨，兹不赘析。

招安 一、约人共上山，如一二例。二、受人运动，如三例。〔例一〕《还牢末》剧四折阮小五白：“奉宋江哥哥将令，着我持两纸书，招安史进刘唐。”〔例二〕《五虎劫牢》剧一折宋江白：“兄弟，你若到涇州，见了韩伯龙，务要招安他上山来。”〔例三〕《西厢记》剧五本三折净白：“兀的那小妮子，眼见的受了招安了也。”

按：“招安”一词，原用于朝廷对不服王命的农民或起义者招降安抚，啖以官爵名利，使之效顺王命。向后引而申之，也仅表示招抚而已。将此词具体地释为“约人共上山”、“受人运动”颇觉细碎不整。训释词语倘无宏观的把握，就句论句，便难得其要领。试想，如果宋江不是在梁山而是在渤海，难道要释为“约人共下海”不成？

表德(表得) 名字，绰号的通称。德一作得，意词。〔例一〕《曲江池》剧一折净白：“人见我有钱钞，与我起个表德，唤做赵牛筋。”〔例二〕《灰栏记》剧一折赵令史白：“州里人见我有些才干，送我两个表德，一个叫做赵皮鞋，一个叫做赵哈达。”〔例三〕《来生债》剧二折卜儿白：“如今有一等高巾傲带，表德相呼，不知他那肚皮里如何？”〔例四〕《曲江池》剧一折末白：“小生姓郑，表德元和，荥阳人氏。”〔例五〕刘致《端正好》上高监司套：“旋将表得官名相体呼，声音多厮称，字样不寻俗。”

按：“表德”义甚单纯，即古人的字，又称“表字”，例四“小生姓郑，表德元和”，“元和”即

郑氏的字。又如“玄德”即刘备的表德，“孟德”即曹操的表德，“翼德”即张飞的表德。此处解为“名字，绰号的通称”，犯了扩大化的错误。大约作者见到〔例一〕〔例二〕的“赵牛筋”、“赵皮鞋”之类不像表字，于是把“绰号”也包涵进来。孰不知这种用法不过是戏剧中丑角打诨的活用而已，它并不能证明表德包括人的绰号。譬如说人逍遥闲适，称其“真乃神仙也”，难道我们也可以把逍遥闲适的人解为“神仙之一种”吗？

哨子(哨厮) 流氓，地棍。子一作厮，意同。〔例一〕《黑旋风》剧一折孙荣白：“泰安神州谎子极多，哨子极广，怎生得一个护臂跟随将我去方可。”〔例二〕《合同文字》剧三折搽旦白：“甚么刘安住!这里哨子每极多，见咱有些家私，假做刘安住来认俺。”〔例三〕《百花亭》剧一折旦白：“只怕有那般杀风景的哨厮每排捏呵!”

按：“哨子”释为“流氓、地棍”意义过轻。其义当指打家劫舍、抢掠行人的强盗。古小说中常说“哨马”，即指剪径的强贼，或有单独行动者，相准猎物，“唵哨一声”，成群的盗匪便涌出来，故“哨子”义并非指独往独来的恶棍或专以侮辱妇女的流氓而言。

家中哨(家生哨) 忘恩负义者。中一作生，意同。〔例一〕《金凤钗》剧二折《石榴花》曲：“哎!你个孟尝君，自养著家中哨。”〔例二〕《诚斋乐府·桃源景》剧二折《骂玉郎》曲：“这是命不成自养著家中哨，他是个绵里刺鞘中刀。”〔例三〕《东堂老》剧二折《寄生草》曲：“你抛撇了这丑妇家中宝，挑踢著美女家生哨。”〔例四〕《雍熙乐府》二《端正好》马践杨妃套：“太真妃养著一个家生哨，则在那翠盘中惹起兵刀。”

按：“家生哨”释“忘恩负义者”，义不周。此词义为“家养的强盗”或“家养的祸害”。强调的是“在家中”赡养的对象，也谈不上是否忘恩负义，譬如例四“在翠盘中惹起兵刀”的杨贵妃并没有对唐玄宗之恩有所辜负，但客观上她是祸乱之源。“哨”字是该词语的重点，与上条所说“哨子”的“哨”义同，均指强盗贼子。如此而解，才能使上面所述五例语意畅通，而且生动传神。

敦葫芦摔马杓 生气，发怒。葫芦即溺壶，马杓即马桶。敦同顿，读去声。〔例一〕《李逵负荆》剧三折《后庭花》曲：“打这老子没肚皮揽泻药，偏不的我敦葫芦摔马杓。”〔例二〕《秋胡戏妻》剧二折《呆骨朵》曲：“媳妇儿怎敢是敦葫芦摔马杓，奶奶也，谁有那闲钱补箆篱。”

按：“敦葫芦摔马杓”，言摔打打，释为“生气，发怒”是对的，但是说“葫芦即溺壶，马杓即马桶”，委实冤哉枉也。葫芦自古以来是人们用来舀水的用具。马杓又作“马勺”，是北方地区炒菜用的有把的小炒锅，如今广大北方地区的饭店中仍在用。再看例二，以“葫芦马杓”与“箆篱”相对而言，箆篱是北方捞饺子等水煮食品的专用炊具。这样对言，不仅生动，而且风趣。若以葫芦马杓释为溺壶马桶，不唯不雅，亦且不伦不类，哪里还有传神可言。

噪磕(口磕) 讥笑，讽刺。噪一作 ，音近意同。〔例一〕《曲江池》剧三折尾煞曲带白：“‘你噪磕他怎的!’(接唱)‘他比那柳耆卿也不筋两轻。’”〔例二〕《玩江楼》剧一折李铁拐白：“他噪嗑我这条腿哩!”〔例三〕《王粲登楼》剧一折蔡相白：“放鱼的子产，磕老夫不识贤哩!”

按：“噪磕”释为“讥笑、讽刺”均不切。“噪”乃“揉”字之借。“揉”即推推揉揉之义，言由于发怒而推揉他人，引而申之，由于发怒而用言语训斥、呵责人，亦可用“揉”来表示。“磕”为语助，无义。北方人习惯用“噪磕”来表示语言上的呵责，这个词还活在北方某些地区的口语中，如今山东西部地区，连语言都没有任何改变。又如今河北沧州地区，把“噪磕”说成“揉答”，“答”与“磕”用法相同，均不表实际意义。

脓血债 因别人而受杖责。〔例一〕《李逵负荆》剧四折《沈醉东风》曲：“第一来看著咱兄弟情，第二来少欠他脓血债。”〔例二〕《梅香》剧四折《雁儿落》曲：“呀!恼了这春风门下客，则是我少欠你那脓血债。”〔例三〕《争报恩》剧二折《二煞》曲：“被那候公人把我拽过来，你后来要还

我这脓血债。”

按：将“脓血债”释为“因别人而受杖责”，不详何意，且上述三例均看不出有因别人而受杖责的痕迹。其实此词意义甚为单纯，如果将此词和通常所说的“血债”作一比较，那么前者义轻，后者义重，前者指受到他人责打而皮开肉绽，后者则指受到残杀，两个词的性质是一样的，只有打人、杀人的一方和被打、被杀的一方，即甲与乙的关系，而没有第三者在其中。如果按《例释》所说，就成了“代人受过”，这完全不符合这个词语的实际意义。

□到即□到。北音读□音为□。（例一）《对玉梳》剧四折《水仙子》曲：“若不是你荆楚臣急忙忙□到跟前，……怎能勾夫和妇美甘甘再得缠绵。”（例二）《单鞭夺槊》剧四折《刮地风》曲：“不刺刺走似烟，一骑马□到跟前。”

按：“□到”释为“□到”，依例句文意律之，不为误，然而曰“北音读□音为□”，实不敢苟同，字上古船母蒸部，《中原音韵》为庚青去声韵；□字上古从母寒部，《中原音韵》为桓欢去声韵，不论上古音还是近古音，二字读音皆相去甚远，不可能通假为用。

雏儿 未经世面的公子哥儿。（例）《曲江池》剧一折正旦白：“妹子也，他还是个子弟？是个雏儿？”

按：释“雏儿”为“未经世面的公子哥儿”，属于望文生义。“雏儿”一词最初指鸡、鸭等的幼禽，引申之为未经偷香窃玉或与少年偷期的年轻男女。《曲江池》例所要表达的意思是“他是个走惯烟花场的少年呢，还是个没有玩弄过妓女的少年呢？”强调的是他是否经历过风月场，而并非其他世面，更没有强调是否公子哥儿。

原载：《戏曲艺术》1999年第1期